論語古注集箋

論語古注集箋卷二

吳　潘維城學

八佾第三

釋文凡二十六章【箋】皇疏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名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也四書考異曰篇名非出自聖人何嘗有寓褒貶意惟第十六篇之首又值季氏此因更以下二字名篇耳其不於後避前而前若豫爲地者蓋以論纂成後一時標識而然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

識之也

集解○釋文佾音逸列也僭子念反下同

箋八佾左隱五年傳公問羽數于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服虔注用六六八四十八用四四八三十二用二二八一十六則八佾者八八六十四人也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何休註六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四十六人與服氏異季氏為魯大夫舞當四佾左昭二十五年傳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呂覽淮南亦云二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賂皆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亦是以八為列此二人乃二八之誤獻陽士秀孔子世家補曰魯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用六佾則魯羣公之廟庭由是亦皆六佾可知季氏大夫當用四佾而乃僭用八佾故於襄廟六佾之中取其四佾并自佾之四佾而成八佾以此知萬者二人之當作二八明矣長洲惠士奇春秋說曰左傳將禘于襄公云云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也不用之於先君之廟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故

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後錄亦據左傳謂季氏即平子又引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其為平子無疑馬注以為桓子非羣經義證又引呂氏春秋察微篇高注亦作平子云其僭侈已久桓子踵而行之四書賸言曰論語八佾舞于庭又曰雍歌于三家之堂以廟即是堂堂前有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但季氏大夫亦何得遂僭天子禮樂以三宗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二人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即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即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祀慶父叔牙季友三人即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此無解者予論宗于作大小宗通繹周得解此蓋魯為宗國以周公為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觀大因立文王廟于魯觀史為周公之所自出名出王廟觀左夫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故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為魯桓公子季友以適子而為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漢儒不解

有謂公廟設于私家者觀鄉此正三桓所自出之廟以三桓並桓出故稱三家堂以季氏為大宗故又獨僭季氏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用之而孫公以下皆相治用之之故然而僭矣文王周廟得用之郎周公大廟伯禽世宮皆不得用而可用及羣宮乎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禮門公詩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東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此正與夫子之歎同意謚記音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遵用其詠並偕彡旋之齊故其說如此論詁述何云此篇類記正名辨分之事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隱公始僭八佾於惠公之廟又僭六佾於仲子之宮自是而後羣公之宮皆僭八佾矣樂舞以象功德也大夫士無廟樂鄉飲鄉射笙歌琴瑟而已三桓設公廟于私家因僭八佾不仁之甚也蓋據左氏說季氏當用四佾據公羊家說季氏且不得有舞矣維城棠說文無佾字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溢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儛溢員儛溢方儛溢橢

佾溢衡知佾古皆作溢然經傳皆作佾不作溢說文肉部肙振肙也从肉八聲疑古止省作肙肙字从八則凡佾宜皆以八人爲列服氏說爲長論語後錄曰呂氏春秋云秦穆公遺戎王以女樂二八宋玉招魂云二八侍宿王逸注二八二列也後漢書祭祀志舞用童男女十六人是古皆以八人爲列亦足證服說之確維城又案魯至定哀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八佾爲廟樂之僭不書於春秋者春秋例不書大夫之祭夫子此論所以補春秋之闕也下以雍徹旅泰山放此韓詩外傳十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下兩事類舉總斷是其證矣

三家者以雍徹【注】馬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集解】○釋文徹直列反本或作撤【箋】雍詩作雝序云禘大祖也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注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集解○釋文相息亮反助也辟必亦反君也注同箋長洲陳奐毛詩疏曰辟公謂諸侯也論語述何曰辟公即顯相禹公也武進莊存與詩說云顯相者則公也士禮有顯相與子皆稱孝皆稱哀必所祭者之子若孫矣豈凡助祭者所得與乎長洲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廟制室外為堂堂外為庭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注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集解箋漢書翟方進傳引此云言不仁之人亡所

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

林放問禮之本〔注〕鄭曰林放魯人也〔集解〕〔箋〕左昭二十八年傳有林雍定八年傳有林楚哀十一年傳有林不狃皆魯人則放或其族歟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箋〕論語述何曰林放季氏之世臣也見周之敝文而不憮故問禮之本夫子以禮乃本末兼具不可偏廢廢其末則秦人之縱肆晉人之清談將作三代之治泯然矣曰與其奢也寧儉言救文雖莫如質亦貴中也喪與其易也寧戚〔注〕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集解〕鄭曰易簡也釋文其易以豉反和易注同鄭云簡寧戚千歷反〔箋〕陳鱣曰包以爲和易意與戚相反然世情當不至此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爲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爲盡戚言必盡哀盡禮也當從鄭論語後錄曰臨喪不哀是簡雖城案禮記檀弓云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正義謂物多哀少不如物少哀多況乎物本不多者乎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注）包曰諸夏中國也亾無也集解（箋）論語發微曰釋文亾字無音知讀如字不取包氏說此蓋指魯之僭亂無君臣父子之義同乎夷狄不如滅亾之爲愈春秋爲國諱且欲據魯爲法故見義於此論語述何曰夷狄之者春秋於中國無禮義則狄之衞劫天子之使則書戎伐邾牟葛三國同心朝事魯桓則貶稱人之類若胡則有君可知諸夏之亾者如潞子嬰兒之離於夷狄雖亾猶進爵書子君子之所與也書滅亾國之善辭言當與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注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集解〇釋文旅音呂馬云祭名按祭山曰旅救與音餘箋禮記王制正義論語季氏旅于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借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論語古義曰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鄭氏曰臚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小顏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爾雅釋山河東岱又云泰山爲東嶽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岱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羅縣東北救說文云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注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

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也）集解釋
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曾【箋】論語述何曰禮五嶽
謂則登反則也不享許丈反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皆不以封泰山之陰則齊其陽則魯非雍蒙兒繹之
比惟天子有方望之祀無所不通孟孫始僭三望季
氏因之猶八佾也林放知問
禮舉以勸冉有之詭隨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釋文爭絕句必也射
乎鄭讀以必也絕句【箋】陳鱣
曰鄭讀必也絕何者言君子平日必無所爭也射乎
者言於射必見眾人之有爭心也然射義用此文鄭注
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
有爭也亦以必也射乎連讀

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
曰射於升堂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集解○釋文揖
讀而升下絕句
鄭注詩賓之初筵則云下而飲【箋】皇疏就王注意則
而飲王於鴆反注同又如字云揖讓而升下也

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陳鱣云義疏概指餘人竊疑王肅亦從鄭讀釋文升下絕句復引鄭注詩則云下而飲明與注詩不同也又射義鄭注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者爭中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是鄭讀不以下而飲連文也論語補疏云皐疏謂下屬下句似指鄭氏詩箋何來考射義鄭注且此王注賓以七字連屬為句未見其揖讓而升下為句以指讓而升下為句正莫明於鄭氏射義注釋文以下字絕句正本射義故又引鄭注賓之初筵以明其異不知宜七字連屬為句鄭氏或下而飲句或揖讓而升下句如王氏此注且揖讓為句云升及下則升字可句下字亦可句皇疏非也論語偶記云此文見論語禮記兩處禮記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參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

升射是射時之揖讓而升下也大射又云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揖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時之揖讓而升下也此孔子所言者飲也若謂既以禮升降而飲此罰爵其事可慚是以射則爭中非言揖讓而升射故康成禮注言亦以明之惟箋詩賓之初筵引作下而飲與注禮異約略斷取賓不如禮注之勝

其爭也君子〔注〕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集解〕

〔箋〕論語發微曰孔子閔魯君臣奢僭思以禮讓爲國而身未執政可以無爭示國人者惟行鄉射之禮故云必也射乎蓋行鄉射則揖讓升下之禮備具禮記射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而後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射于國人咸在篇末亦記孔子曰君子無所爭數語知發於此時云其爭也君子者謂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此君

子之爭也射義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射是宗廟之事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注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集解鄭曰文成章曰絢釋文倩七練反盼普莧反字林云美目也又疋莧反又疋莧反絢呼縣反馬曰文貌鄭曰文成云云箋論語後錄曰盼開成石經譌作盼巧笑即冶由笑盼所謂目流眺是也義見淮南子毛公則云倩好口輔盼黑白分辨君則云倩蒼白色盼黑色三解皆異一說又云詩巧笑之瑳瑳即倩字瑳玉色鮮白也以倩爲瑳義與辨君近陳奐毛詩疏云楚辭大招靨輔奇牙宜笑嘕只王逸注嘕笑貌倩與嘕一聲之轉傳云好口

輔即𩨗輔也釋文倩本亦作蒨引韓詩云蒼白色是韓詩作蒨蒨草初生蒼白色韓詩依字作訓與毛訓異盼从目分聲以分詁盼此同聲爲訓之例韓詩爲注論語並與絢說文云詩云素以爲絢兮从糸旬聲不言其義儀禮聘禮注采成文曰絢與此同義賈疏引此注作成章曰絢知唐時已有異本聘禮注又云今文絢作約釋文約音巡涇胡承珙古今文疏義云說文有絢無約從禮古文也此文作絢當亦古文論語述何曰素以爲絢近于野容而非天質後禮本乎天言內心也子夏怪以爲絢爲粉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也集解○釋文繪事胡對反本又作繢喻美女如字又夷主反

箋說文繪會五采繡也下引此文攷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鄭司農說下

引此文作繢惠士奇禮說曰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辯閒賦白延密有章康成詳目睹之者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論語後鄭曰丹色亞於赤丹以成質素以成文文質之交謂之遺制見焉緯經識小曰青赤黃白黑謂之五采故曰繪事後素也讀書叢錄曰古論作繪魯論作繢雜城采說文繪織餘也从糸貴聲義與繪別自當以作繪者爲正

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注 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集解

箋 漢石經無者字論語述何曰子夏因後素之說而進之以碩人首章言莊姜之貴族次章言容儀三章言車服四章言媵御皆諸侯夫人所從同者苟非禮主於內何以見莊姜之賢後乎言不可緩也故夫子以起予嘉之而刪素以爲絢之句見子夏明無邪之旨發止禮之訓有贊述之功也論語補疏曰起之義同於發

子夏起於當前顏子發於退後韓詩外傳三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云云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注】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集解【箋】禮記禮運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注杞夏后氏之後徵成也無賢才不足與成也宋殷人之後或據此文謂之字可連下讀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注】鄭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集解【箋】獻爾雅釋詁云聖也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大傳獻作儀書皋陶謨萬邦黎獻漢

孔衎碑費鳳碑斥彰長田君碑皆用聚儀字儀廣雅釋言云賢也獻可作儀故可訓賢史記孔子世家引此章無文獻不足故也句謂子序書傳時語論語發微曰孔子雖觀坤乾之義夏時之等然以文獻不足之故未及筆削成書以齊六經之列周有百二十國之賓書文也使于夏等十四人求之之獻也文獻足而春秋成故能撰修視周故殷絀夏運之三代禮運一篇皆發明志在春秋之義而夏殷之禮亦可推而知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鄭曰禘祭之禮自血腥始天官籩人疏　禮記禮器正義○釋文禘大計反大祭也既灌古亂反〔箋〕論語釋故曰爾雅禘大祭也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天莫大乎圜丘與南郊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謂冬至祭天於圜丘而以嚳配謂之禘也郊稷者即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

之所自出天也周以夏正祭青帝靈威仰於南郊而
以稷配亦謂之禘也祭地莫大於方澤祭宗廟莫大
於五年之祭皆曰禘是禘天神二地示人鬼各一天
地之禘不灌灌者據宗廟言宗廟之禘又有三其一
王制曰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此殷禮也周改春
曰祠夏曰禴其二則三年之喪畢而吉禘此諸侯皆
得行之左傳叔向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謂吉禘也惟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乃天子之禮祫禘皆宗廟之大
祭諸侯得祫不得禘祫禘之分祫則毀廟之主皆陳
於大廟立昭穆二尸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
廟而立尸切禘祭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
稷廟文武以下則穆之遷主祭於文王廟昭之遷主
祭於武王廟其尸后稷廟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
廟文王尸一穆尸其一武王廟武王尸一昭尸其一
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祫者合也禘齊祫
諦昭穆也齊禘昭穆故昭穆各於其廟也周官大宗
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社肆獻祼祫也
饋食禘也凡天子三年喪畢而祫於大廟明年春禘

於蔡廟[illegible][illegible]自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祫在秋
禘在夏[illegible][illegible]告祭祝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
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
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
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
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則成王命魯唯
禘於周公廟而不及蔡廟與天子之禘有殊其後僭
於他廟昭十五年禘於武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
八年禘於僖公皆行於一廟而不偏及羣廟但用天
子之禘禮耳其始禘用六月其後或以七月[illegible]或以
三月[illegible]十或以十月[illegible]皆非禮雜記疏獻子曰七月
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呂氏春
秋言魯惠公使舉譏如周請郊廟之禮桓王穆瑪使
史角往止之據此則非成康所賜始於惠公也天子
宗廟禮九獻之魯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
禘禮尸未入先奏大磬之樂九變以致其神獻瓚際
鵠禔祂[illegible]祭然後尸入而行灌禮明堂位灌用玉瓚

大圭鬱尊用黃目是謂君以圭瓚酌黃目之鬱鬯授
尸灌地夫人以璋瓚酌亞灌也既灌之後則君出迎
牲祼殺而薦腥於堂爲朝踐是三獻四獻乃薦執於
室爲饋食是五獻六獻尸食畢而酳之是七獻八獻
人君各與一人賓長酳尸是九獻九獻之後又有加爵其閒
有獻祼宗獻賓獻卿大夫士及後而禮畢論語後錄
日此嘗以周禮禮記易參求之凡祭獻之屬又重於
灌者以鬱降神以既灌然後獻牲既獻然後肆薦
周禮大宗伯肆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是凡祭求諸陰
陽之義也獻所以求諸陽灌所以求諸陰周人貫
陰設求諸陰郊特牲謂臭達於淵泉者即謂灌
凡祭灌於祈尤甚故大子欲觀之諸祼日觀非常
祼也易日觀盟而不薦有乎顒著禮作祼易作盟
本書記灌並同集解用孔安國義文無依據鄭說
近之故易注云盟者進爵灌地以降神此足祭祀
盛時馬神薦牲其禮飭賂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
過例及降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語不欲觀
之求處湖日坎爲水坤爲器良乎臨坤坎水沃之盥

之象也故觀盥而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馬虞皆以論語釋易然則易之說與論語合矣惠棟周易述云禘行於春夏物未成孰薦禮獨略故云不足觀論語述何曰禮不王不禘商周皆禘嚳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下及武王之文母審諦功德創制顯庸也魯僖公僭上禘禮於周公之廟非禮也灌以求諸陰以人鬼為主與祫及時享同其僭猶未著既灌而往則祝延帝尸皆天子之禮故不欲觀言周公不毀也江聲論語竢質武進莊述祖論語別記並連下章釋之竢質云禘大祭也綏言之則曰大祭急言之則合併為禘反語也灌者酌鬱鬯灌地已降神也明堂之祭天帝與餘亦異其祼大無灌而祖有灌以灌祼降神推人道以接天公羊宣三年傳所謂自外至者无主不止也是故禘莫盛于灌孔子觀之意鬯神怡故曰既灌而往吾不欲觀此歎美之言猶左氏襄廿九年傳季札觀韶舞而歎觀止也或因是而意孔子必知其說故問焉雖然其禮可觀也其說難知也豈觀之而遂敢自信為知之哉故答以不

知也別記云義疏云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大祖室奠龕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鄭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殺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神之禮而鄭注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也今案灌義雖異至宗廟有灌天子諸侯之禮同也魯之失禮孔安國以爲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不知孔子仕魯在從祀先公之後不當復毀逆祀而鄭康成說又與魯禘義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明得禘有灌魯郊無灌矣郊特牲曰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斝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曰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白牡山罍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又禘之見於春秋者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于大廟左傳於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皆稱爲禘昭廿五年傳將禘于襄公是嘗大廟有禘羣廟亦有禘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皆亦有禘矣蓋三年喪畢合祭於大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諸侯與天子禮同而天子有禘與諸侯異魯祭大廟用禘禮遂假禘之名其實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祭自別故不譏禘但譏既灌而往者之僭禮也襄十年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

以白牡騂玉磬朱干設錫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禘於羣廟皆僭天子之禮樂也惟灌尊猶未踰制耳夫子所以深譏之也此章譏既灌而往者之僭禮不譏魯祭假禘之名下章又問禘之說者鄭注禮喪服小記及大傳以禘爲郊祭然以記文考之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上言四親下言四廟并及庶子王則所謂禘不當主祭天言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受封君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大夫士有空祫則諸侯祫於大廟明矣大夫士及其高祖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其不當謂之郊祭亦明矣禮三本曰王者天大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是辨貴始者所以

事其先辨尊卑者所以事百神也上言祖宗下言郊社若郊禘合而爲一又何貴始事尊之辨哉白虎通云帝者天號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天大祖王肅之說斯近之矣趙匡附會其說以爲魯禘文王則非也蓋自魯以禘禮祀周公故殷祭謂之禘由是而時祭亦謂之禘大廟謂之禘由是而羣廟亦謂之禘魯謂之禘由是而諸侯亦謂之禘習而不察故於魯禘之灌節取其禮之正又問禘之說以正其名之不正也春秋書禘于大廟又書大事于大廟有事于大廟書吉禘于莊公又書有事于武宮殷祭曰大事時祭曰有事於其始書禘以著其名之不正又書大事有事以著其實非禘觀此而微言大義可以互相發明矣周禮還人疏禮器正義引鄭此注禘祭之禮自血腥始按鄭注周禮小宰云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惟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是宗廟以灌鬯爲始而言自血腥始當指降神以後正祭之始不則所謂禘祭或指郊祭而言則郊不當有灌譏魯失禮然疏所引鄭注不盡又皆主祭宗廟

言宜從屈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注]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集解○釋文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易了以豉反[箋]春秋大事表曰禮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注所自出所感生帝也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以其郊幽祕所謂聖人有所不知者是也以其爲天地生人之始萬物皆爲同說故知其說者治天下不難也論語述何曰惟王者受命于天其功德必以天禘之必德如文王而後可以配上帝子孫之明德恤祀者若殷三宗周成康元臣之勳在王室者若殷之阿衡周之文母周公方與於大享知其說者則周公其人也稱上帝則子孫不敢私其祖宗

臣下不敢私其所事故南郊定議乃指之廟立之主大行受大名則與於禘細行受細名則不與於禘魯自僖公僭郊禘故夫子爲之諱於春秋不言始於論語不言郊不郊禘然曰天下則微而顯矣論語發微曰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爾雅禘大祭也郊與明堂祭之大者故皆謂之禘惟周公能知禘故朝諸侯於明堂而天下大服是爲禘之說非僭竊之世所得聞也故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云云明有天下而王者方舉禘祭天下之服於禘見之非謂天下之人皆可知其說也魋饑故中肅仲尼燕居兩篇竝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明言治國如指諸掌非謂郊社嘗禘如指掌也明堂法龜文一至九之數皆可以指掌求之故言明堂之法之事亦指其掌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

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據此知魯郊用建寅月所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祀周公於大廟迺用禘禮即以比明堂之祭故明堂位稱魯大廟天子明堂實非明堂之禘也魯頌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此感天生稷之事又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謂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也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此但言周公魯公止是宗廟之禘非明堂配上帝之禮也莊氏說魯禘既灌而往皆以天子之禮偕于羣廟故孔子不欲觀公羊穀梁兩家言魯有周公魯公羣公之廟而不及文王魯頌亦無文王之祀記禮者皆不言惟左氏言魯有周廟祀文王當是相因而偕至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所自出者天也周公審諦功德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皆感天而生故能配天配上帝帝嚳以木德王為大皞後為周之先郊與明堂之祭世世有其位號推之五帝三皇六十四民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王者通三

統或絀滅其子孫當不廢其宗祖祭法言禘郊祖宗之制及於五帝者此也魯之郊禘失禮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據魯親周故殷絀夏之說也論語爲微言故與春秋之辭同禮運爲七十子所傳之大義故直明魯禘非禮蓋自僖公復魯舊制未偏而豈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適當文公之世開君臣相僭之漸此則周公之衰孔子傷之故曰不知也讀書叢錄曰禮中庸注宗讀如寘諸河干之寘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包注指示二字連文義不可通指其掌論語後錄述其父煌云古有指掌算術見徐括術數紀遺法以三指三閒閒有三節以食指上節爲一中節爲十下節爲百中指上節爲千中節爲萬下節爲十萬無名指上節爲百萬中節爲千萬下節爲萬萬亦名運掌算盂子所云治天下可運於掌者是也指掌故算術最易指其掌謂如指掌而算不待煩言而決故曰示諸斯示

讀如鄭注中庸治國示諸掌之示餘見前章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集解○釋文吾不與音預〔箋〕春秋繁露祭義篇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之見者見不見之見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羣經義證曰舊讀以吾不與祭爲句見春秋繁露愚謂當以與字斷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外宗王后不與則贊宗伯祭僕王之所不與周官悉著可據論語述何云傳曰士不及四時之祭則冬不裘夏不葛論語發微曰孔子仕魯凡郊禘以及夏禴秋嘗冬烝春祀秋省而遂大蜡皆與於祭禮運與於蜡賓即其一事魯郊禘非禮以不

欲觀不知其說以爲國諱其大者既者僭而不知本其僭祭必皆虛文而無實凡內祭外祭其君若臣不能精意以通昭明天神地示人鬼不可得而禮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謂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則指孔子自畢祭不當以與祭言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注〕鄭曰奧西南隅釋文媚美記反於奧烏報反鄭云云〔箋〕說文媚說也爾雅釋宮室西南隅謂之奧疏引孫炎云室中隱奧之處也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云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說文亦云奧宛也室之西南隅論語後錄云此奧蓋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凡祭五祀必先設席于奧祀戶中霤在廟室中則設席在廟堂之奧祀竈門行在廟門外則設席在廟門之奧逸中霤禮說如是西室竈位所謂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者是日知錄曰奧何神哉

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釋文所禱丁老反一音都報反 箋 春秋繁露郊祭篇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釋文監古暫反觀也視也郁郁於六反 箋 二代漢書儒林傳引作二世郁汗簡古論語作戫說文戫有文章也从有惑聲戫即戫之省漢石經作郁漢書禮樂志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述何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如循環也故王者必通三統周監夏殷而變殷之質用夏之文夫子制春

秋變周之文从殷之質所謂從周也乘殷之輅從質也服周之冕從文也論語發微曰春秋王者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紘祥敝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說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殷以為王天不言諡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誥其之人道之始也按此知春秋雖據魯新周然必始於文王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知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謂文王之法度也自杞宋不足徵乃據魯作春秋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而制作明備孔子從而損益之故曰從周從周者即監二代之義謂將因周禮而損益之也

子入大廟（注）包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集解○釋文大音泰注及下同（箋）漢石經大作太論語後錄曰大廟天子明堂則

魯之大廟如周之明堂又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是魯以天子廟飾飾大廟矣所謂廣魯於天下也是春秋公羊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案大廟亦曰世廟世室亦曰大室

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釋文鄹人側留反邑名

箋論衡知實篇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論語後錄曰此當是入廟助祭有所職守當行之事不敢自專必咨之主祭者而後行若問器物則廟中爲嚴肅之地夫子必不嬈嬈如是充說非也呂氏春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高法孔子入大廟每事問是不醜不能不惡不知比充說爲近鄹左傳檀弓竝作郰鄹人郰左襄十年傳鄹人紇孔子父也杜注謂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吳沈欽韓左傳補注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鄹城在兖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輿地志

云鄒縣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此莝城應是鄒城之誤釋文無音可知也一統志鄒縣在曲阜縣東南縣志云東十里有西鄒集與邾婁之改名鄒者別水經注謂邾國叔梁之邑孔子生於此者誤過庭錄曰說文郰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又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虞顓鄒郰二字通用左傳杜註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案春秋邾國公羊作邾婁邾婁合言爲鄒鄒語作騶孟子作鄒是鄒邾郰一名亦一地也公羊春秋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漷水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何注爲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魯隨而有之據此知傳說郰邑以與邾分其竟故又得侵邾竟而有之漢書地理志魯國騶縣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嶧山在北水經泗水注云漷水又遷爲國騶魯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今城在鄒山之陽依巖阻以斯岡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後乃縣之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據此知漢合邾婁國

及叔梁紇邑而買縣是鄹鄉爲一地一名之遂太原閻若璩四書釋地云鄹爲邑今在鄒縣界鄒之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論語別記曰爲用稱禮始自周公廟其後魯公廟皆有禘子入大廟凡禮樂儀牲服器之等每事問焉此簿正祭器之時也雖爲之兆末能遠革而或人乃孰謂知禮之譏子聞之曰是禮也斯聖人之正言猶不欲視之歎不知之對言問是禮者欲魯之君臣知其非禮而革之也論語述何云魯自僖公僭禘於大廟用四代之服器官其後大夫遂僭大禮每事問者不斥言其僭若爲勿知而問之若曰此事防於何時其義何居耳以示天子之事魯不當有也或人習而不察故正言以告之

子曰射不主皮注馬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與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

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集解

○釋文能中丁仲反下及註同

箋儀禮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貫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羣經補義曰鄭以大射賓射燕射爲禮射其實惟大射之侯棲鵠則有皮賓射設正燕射畫獸皆無皮也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也欲金桷禮爰云古有大射之侯有燕射之侯其侯皆以鵠得名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末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正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鵠外謂之質荀卿書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也賈景伯周禮註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見詩賓之初筵正義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射人註亦云今儀家四尺曰正二尺曰鵠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謂之射侯者天子中

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也鄉射
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
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
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
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記以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
之處差矢之質居鵠之外天子白諸侯赤記言凡畫者丹
質謂大夫士畫以虎豹鹿豕者用丹矣註以曾爲采其畫文以凡
畫者爲指賓射熊別之侯皆失謂之梓人職掌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其
獸侯之差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采侯二正
與大射同歟小爾雅廣器云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
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宋翔鳳
訓纂曰小雅發彼有的傳的質也正義引周禮鄭眾
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
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
級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引爾雅此文亦作
六寸槷即質也此與禮箋皆不從後鄭以正鵠爲二
物而微有不同論語釋故曰鄉射禮籍禮射不主皮
主皮之射者不勝者降勝者又射射禮射者通謂大射

賓射燕射以禮樂行之者也主皮者庶人無侯其射張皮而射之無侯謂之主皮不勝者降勝者又射禮全別也射用主皮者有二其一四時爲祭祀而用田畢取所獲禽獸陳之於澤卿大夫相與射而取之不設侯尚書大傳曰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射宮揖讓之取也此在大射之前禮射義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是也其二賓興之明曰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蓋以有德行道藝者已賓興詠詢其術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興故用庶人之事也歙淩廷堪周官鄉射五物考曰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周官鄉大夫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云和容人多不得其解鄭司農曰和謂閨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四曰和容杜子春讀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頌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強生異義不知頌即容字史記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漢

書作頌顏注頌讀與容同是頌容本無區別至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衆訟攷周官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今鄉射一篇載在禮經並未闕佚不以經證經而徒以意衡之是亦說經者之過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註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即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謂第三次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貫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二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鄭

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次射而下以已意謂張觀侯
而射故雖引尚書傳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又考論
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
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儕比於
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數之以爲古禮仍有
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
中下三科是别爲一事後儒謂主皮是貫之革射非
先王之禮審若是則武王克服貫革之射息何以
主皮猶在鄉射五物之中而鄉射記復舉以證經乎
其非貫革也明矣或謂鄉射記主皮之射者勝者
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凡射此射未此殊不
然鄉射記多云即指第二次也凡經所未言見於
記射甚者所此記中眾賓不與射者不降賓主人
射則司射即降卒射即席反位卒事大大降立
於堂西以擴如主人亦飲於階上屬皆是不獨
主皮之射侯升也若貫革及歡皮射尚何升降
之或射一節大射之侯有鄉射侯無何何故
謂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

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此不必致疑也陳祖范經咫據鄉射記正義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云中不中又在中的不中的之外者行葦之詩既曰序賓以賢又曰序賓以不侮蓋分於此今日校射重所謂架子而中猶夾之髮鬚相似但不是比禮比樂耳若夫周禮司弓矢所云用革樾質樂記所云貫革毛奇齡稽求篇謂是武射并非主皮劉履恂秋槎雜記以春秋養由基射七札證之是也

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注馬曰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

曰不同科也

集解○釋文同科古補反【箋】周禮大宗伯云大役之禮任衆也注築宮邑所以事民強弱賈疏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是築宮也又云築城伊匹是築邑也其壘臺隄防之等皆役民力鄭略之也論語爲力不同科是事民之強弱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集解○釋文欲去起呂反注同告朔古篤反之餼許氣反牲生曰餼朝享直遙反又張遙反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公羊文十四年傳疏

【箋】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古者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朝廟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刺舍大禮而徇小義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介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惡棟明堂大道錄曰明堂月令者乃虞夏商周四代治天下之大法魯爲望國始廢其禮故春秋特書之子曰我愛其禮其猶有東周之志乎哀三年桓僖廟災

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觀舊縣之處命藏大廟
中家魏則知告朔之羊哀公時猶未去也論語駢枝
曰告讀如字舊音古篤反非也周禮大史正歲年以
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先鄭司農
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天下諸侯孔
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
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諸
侯穀粱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
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
禰廟禮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
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
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
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
从米气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日饔餼曰稍餼曰
餼獻曰餼牽大子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
侯若頫問賀慶脤膰賵禬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
事於諸侯君家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冦布
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

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定哀之閒猶秩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譏也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注 包曰羊

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亾禮遂廢也集解

箋漢書律歷志引爾作汝張禹傳孔子稱賜愛其羊論語述何曰經書文公四不視朔有疾猶可言自是無疾亦不視朔朝廟大惡不可言也故於餼羊發之論語發微曰我愛其禮以臣事君之禮也春秋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曷爲四不視朔云云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illegible]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按穀梁言公不臣者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illegible][illegible]公羊何休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illegible]

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瀆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又云所在無常故無政妊蛄謂無常朔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告朔一事朝廟一事視朔一事而皆可以告朔統之者以告朔不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即孔子三朝記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按有威可畏謂之威事君盡禮使臣以禮皆謂之威亦謂之威儀中侯曰天子臣放勛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知告朔爲天子之事者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以遠引三月天下服知之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爲歲首於是歲終也月令於季冬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未嘗言季秋爲歲終閏周公制明堂之法非秦制矣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敘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註中數曰歲朔數

日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定
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又云頒告朔于邦國注天
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
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
天下諸侯諸侯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朝廟以事其親
有視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當以告朔
之禮始也史記歷書曰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
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
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疇
人子弟分散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
吾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王政不行而周道
缺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有
歷官故漢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歷十四卷史記十
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歷志並以春秋續共和以前之
年所謂魯歷即春秋之歷也魯既有歷故能行告朔
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
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左傳襄廿九年有釋不朝正之文於劉氏
新春秋不書不告朔而書不視朔者以不視朔比不

告朔則不告朔之惡尤大故謂愈深其先於六年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不告月是也猶朝于廟非也以見朝廟視朔告本告朔以行之則告朔之禮當變矣鄭箴篇云告月必朔服而朝皇侃云告難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以朝是我變其禮也蓋尊君不視朔則大夫有吉月不朔者故以必朔言之亦切證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釋文盡禮津忍反為諂勑檢反〔箋〕論語竢質曰孔子事君之禮如衆拜上而子獨拜下又如鄉黨所記聞君命入公門及過位鞠躬如色勃如足躩如雖未見君而臣形敬畏升堂見君則鞠躬屏氣皆是人不能然而或反以爲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箋〕儀禮士相見禮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言使臣者使臣之

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疏謂竝是論語孔子對定公文韓詩外傳四君人者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又云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是則臣而不忠謂之賊而不得謂之臣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釋文關雎七餘反哀而如字毛詩箋改哀爲衷

注 鄭曰關雎國風之首篇 鄉飲酒禮疏 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也 義疏

箋 詩關雎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

也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
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盈其欲而
不愆其止禮之中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
宗廟樂之和也蓋關雎者禮樂之大原也漢書匡衡
傳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
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
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
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
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
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論語後錄曰
毛詩故訓傳哀窈窕鄭箋哀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
鄭若兩釋方與鄭志答劉接曰論語注人閒行久義
或豈然是鄭先注論語為哀繼箋毛詩改衷也論語
發微曰鄭以毛詩關雎為文王后妃之詩樂王化之
甚不能兼哀言之故於篇義讀哀為衷於論語哀字
不改讀者以爵詩說關雎為康王時詩漢書杜欽傳
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李奇曰后夫入雞鳴佩玉

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
魯詩也是說關雎者有二義樂而不淫毛學之所傳
也哀而不傷魯學之所傳也兩家皆七十子之遺學
同出孔子當文王之世后妃有進賢之美詩人以樂
心感之故鄭解謂樂得淑女也至康王之世佩玉晏
鳴鐘鼓琴瑟之化空槃人思詩人以哀心感之故鄭
解訓哀世夫婦不得此人此指康王若文王化行江
漢無庸衷世夫婦也陳奐毛詩疏曰劉向列女傳仁
智篇楊雄法言孝至篇詞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儒
林傳序班固漢書杜欽傳范曄後漢書明帝紀皇后
紀馮衍傳楊賜傳張衡傳所引皆申培魯詩又李賢
注明帝紀馮衍傳引辭方鄭韓詩章句並以關雎為
刺詩然關雎三章周公已用合鄉樂作為房中之樂
著於儀禮鄉飲酒燕等篇三家詩別有師承不若毛
詩之得其正也論語騶牧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
此章據樂言之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傳曰肆夏之
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
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

之通例如此國語同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
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
樂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
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亾而
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
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
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
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
無以加於是矣論語述何曰昏禮男子者代女子辭
家所以哀也關雎之德宜有鐘鼓之樂非止言文王
后妃亦非謂始
至用盛樂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注鄭曰主田主謂社也左氏文二年正義公羊文二年疏○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田主云云箋論語後錄曰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

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注田主田神后土田
正之所依也詩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兩
注相發明賦鄭以今文通之於古故以主為社主公
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象其容
貌而事之主人正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
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何尊攸今文故以主為廟主蓋
本公羊疏以作社者為古文作主文者社為今主是經
義雜記曰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者故主引論語正義
曰先儒解論語行以為宗廟主故社傳用之古論
詰及孔鄭皆以祀主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主列禮
謂之用于無單主者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故社
所依用劉炫就所以規杜過木為得也藏析曰經文
明云使氏戢栗以社稷為氏而立故曰使氏若廟上
與民何與張包周等徒皆古論不攸古義疏矣鄭孔
雖注魯論而從古義可見鄭學之宏通孔反云社主
周禮謂之用主無單稱主者知此註元以為田主
合之古論主字非單矣陳鱣論語古訓取二臧說讀

書證疑云墨子明鬼篇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
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叢位韓非
子外储說右下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謂
居穷其開掘穴說其中燎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
地是但以泥塗木作爲神主千農禮說據此謂樹主
木主必兼兩義又周禮小宗伯大師師有司而立軍
社奉主車注工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
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又引春秋傳君行祓社
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又
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奉謂將行潛研堂答問據此
以爲社有主而不從依樹爲神之義此但論社主而
說又不同也桼社非其毀之名乃其主之名說文社
地主也古文作社字从土从木則如韓子說矣古不
作亦劾亞作杜史記則本紀舉在東南杜桼本紀遺
兵伐蕩杜徐廣並云杜一作社左昭十二年傳前城
人敗陸渾于社釋文社本作杜玉篇古文社从水从
土非也唐武后時制坐字作地後人遂改王篇社字
从坐也禮記禮運注社土地之主也公羊莊二十二

年傳注社者土地之主
之神也義皆與說文同
社四書考異謂古論爲
古異鄭改爲主何氏杜
故釋文但言鄭本作主
時古論魯論同作問主
爲社主如古論本作問
從古讀正不得反作問
改作問社較前說爲長
果鄭改爲主杜節因鄭
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過
法正義引與義說而云
柏殷人都皂宜柏也周
是也經學屆言云栗篆
从二肉徐巡說木至西
宜木是以古文从西白
社唯柏南社惟梓西社
社以栗矣戦栗何休以

也白虎通社稷篇社者土地
是竝可謚明鄭義至經文作
社當時齊魯二論似亦未與
氏因其改文轉以爲宗廟主
不言其因某讀過庭錄謂漢
故今文家以爲廟主古文以
社則鄭方解爲社主文亦必
主蓋何晏集解采孔注遂晏
蓋齊魯二論之作社無據又
何必不因鄭也夏后氏以松
庭錄據左公羊疏竝禮器祭
夏后氏河東宜松也殷人以
人以栗周人都灃鎬宜栗也
文作𣡕从肉古文作𣡍从西
方戰栗廣森謂栗者西方所
虎通引逸書曰大社唯松東
惟栗北社惟槐周初宅西故
爲謹敬貌維城案栗慄古止

一字故說文有栗無慄詩秦風惴惴其慄箋子公孫丑注引作栗說文作㮚云木也㮚古文㮚从西从二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爾雅釋訓恂慄也郭注恆戰慄慄說文作慄云懼也爾雅釋言慄懼也莊子齊物論篇民木處則惴慄恂懼釋文恂恐貌崔云戰也則戰栗者猶云戰慄恐懼也𧻓經議小六釋文及爾雅疏古本原作哀公問主于宰我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復立其主故問其所宜木也宰我之對本是但不當附會使民一句耳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集解○釋文可復扶又反下同箋論語補疏曰按解字明說字說讀若脫解脫與諫止互明事已成已遂故不可諫止即不可解脫

遂事不諫注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集解箋論語後錄云遂猶从也

既往不咎注包曰事既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

欲使愼其後也集解○釋文不告其久反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箋論語古義曰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過庭錄曰言其治器之小也管子版法解曰抱蜀者祠器也祠讀爲治即治器也史記管晏列傳贊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伯哉劉向新序襍事篇亦云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伯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而惜其不能以王也淮南子繆稱訓說苑君道篇並作究仲

或曰管仲儉乎注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乎集解○釋文大儉音泰一音他賀反箋過庭錄曰凡論語言或者大抵老氏之徒如或曰以德報怨即老子報怨以德也管子爲道家之言先於老子[illegible]漢藝老子治天下有三寶其一曰儉又老子

言禮此以管仲爲儉爲知禮皆道家之說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注】包曰三歸者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集解○釋文焉得於虔反取三如字又七喩反本今作娶謂嫁爲歸一本無爲字本今作曰歸【箋】管氏有三歸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注仲盖三取女也漢書地理志亦云身在陪臣而取三歸論語稽求篇曰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取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傳引魯子曰魯有西宮以諸侯有三宮也何注三宮者謂諸侯娶三國女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而廢楚女于西宮故云則是三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集解疏義云禮大夫雖有妾媵然適妻則祇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女故曰三歸秋槎雜記曰春秋莊十

九年經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左氏無傳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成十年經齊人來媵公羊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惟天子取十二女左氏成八年經杜注古者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穀梁注全錄杜注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取妻班次有三適也娣也姪也天子取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人諸侯取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夫人本國之媵從夫人歸于夫家者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又云媵布席于奧鄭注女從者謂姪娣也媵謂女從者也是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衞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女二國各一女故曰三歸左氏譏齊媵爲異姓公羊譏齊媵爲三國媵天子皆不譏齊媵女之進也包曰三姓女依左氏成八年傳同姓媵之

異姓則否包說非也鮑曰三取女國君娶夫人大夫
娶妻姪娣不言娶故公羊云諸侯不再娶鮑說亦非
也又案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正義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是
大夫姪娣俱不名士但不名娣與于大夫其皆有姪
娣明矣士無娣則媵二姪士昏禮雖無娣媵先是也
故詩江有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爲士有姪娣但不
必備據喪大記大夫撫姪娣以爲大夫有姪娣而末
明言大夫士姪娣之數以諸侯八妾士二妾例之鄉
當六妾大夫當四妾北齊元孝友傳孝友嘗奏表曰
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
君侯妾六八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
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蓋仿古
制而變通之論語後錄曰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
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
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
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
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

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說苑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
曰善我者入門而右不善我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
立者桓公問焉曰管仲之智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
取天下內政委焉外政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
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
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案兩書
之說不合羣經義證曰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
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管子三至篇請散棧臺之
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舊有二臺以
爲附藏之所韓非子管仲相齊云云以三歸對貧言
則歸臺卽府庫別名矣泉志成布文有齊歸化三字
疑爲三歸所斂之貨文晏子春秋內篇六管仲恤勞
齊國身老賓之以三歸潔及子孫又一證也論語發
徵亦云三歸臺名古藏貨財之所聚斂卽是不儉若
取三姓女則桓公安得賞之論詳三歸當依說苑作
臺名爲足包氏說足裨論語所傳時說苑未出韓非
子及晏子春秋俱未顯說經家皆不用故班氏作漢
志亦言取三歸說本戰國策孫志祖讀書脞錄合二

說而一之云三歸臺名然其所以名三歸者亦以娶三姓女故詩新臺序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杭葦浦云古昏禮有築臺以迎女之事左傳言秦穆姬登臺而哭必其嫁時所築管仲僭諸侯故有三歸臺禮經散亾無諸侯昏禮三禮中不一及此南北諸儒亦無從引證存之以俟深於禮者不知新臺與左傳魯莊公築臺娶孟任久爲毛氏稽求篇所駁近人訓大子諸侯宮內皆有臺大夫亦然左傳藏崔杼季平子孔悝事可證秦穆迎皆姬不聞築臺也是則包氏以爲娶三姓女者一義說苑以爲臺名者又一義四書考異云以管氏本書證之三歸特一地名讀輕重篇自見孟其地以歸三不歸而名之也木公家地桓公賜以爲采邑耳錢典梁玉繩瞥記取之官事不攝二句禮運大夫具官法引此文正義云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孳職又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士也夫僕曰有宰而已則非備官矣孟子告子篇桓公葵邱會諸侯四命日官事無攝此諸侯之

禮也然則管仲知禮乎注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得知禮也集解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注鄭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集解○釋文爲兩于僞反又如字之好呼報反注同反坫丁念反坫別彼列反獻酢才洛反一本作酬更酌音炙・箋樹爾雅釋宮云屏謂之樹郭註小牆當門中邢氏正義曰太平御覽引舍人云以屏當門蔽爲樹禮記疏引李巡云屏當門自蔽名曰樹荀子大略

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註屏樹垣也鄭註玉藻云今桴思也釋名屏自障屏也罘思在門外是罘罳即外屏也今言邦君則所謂樹者非桴思矣反坫禮記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朝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惟兩君爲好旣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閒屏謂之樹刻之爲雲氣蟲獸罩經識小門堂上有東西兩楹楹柱也兩楹之閒當堂之中而外近廉也主酌酒以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國君相見之禮賓主飲畢皆反此虛爵於坫上然後拜大夫則無坫案古註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亦中又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坫在尊之外故曰出尊又云崇坫康圭朝聘時奠圭於此其制亦相仿也案坫字从土乃築土爲之爾雅垝謂之坫內則士於坫一凡上臺可庋物者皆謂之坫也凌廷堪禮經釋例曰大射儀注豐以承尊也則豐當爲禁之屬

公食大夫禮飲酒賓于觶加于豐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則豐又當爲館之觶大射儀疏云此豐若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之坫致爵在於上故論語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云反坫反爵之坫是也賈氏以豐爲反爵之器說與公食大夫注同考鄉射大射飲不勝者皆有豐是公尊所設一豐射而飲不勝者又一豐也燕禮大射是君燕其臣故豐但以承尊而仍反爵于篚若兩君燕當反爵于豐歟鄭全祖望經史問答云坫有三爾雅垝謂之坫古文作[illegible]是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端也至許叔重以爲屏牆則又是一坫其象土以度物者又是一坫而象土度物之坫又有三有兩楹之閒之坫即明堂位所云反坫出尊及論語反爵之坫也蓋兩君之好用之度爵者鄉飲酒禮尊在房戶閒燕禮尊在東楹之西至兩君爲好則必於兩楹之閒而特置坫以反之有堂下之坫乃明堂位所云崇坫也蓋用之度圭者何以知度圭之坫在堂下覲禮侯氏入門奠圭則在堂下矣惟在堂下故稍崇之有房中之坫即內則閣食之制也士於

坫一康成謂士卑不得作閣但於房中爲坫以庋食
也然則同一象士之坫而庋爵庋主尊者用之庋食
則卑者用之方密之曰凡祭士庋物者皆得曰坫是
也堂閣之坫亦有二士虞禮苴茅之制僎於西坫士
冠禮執冠者待於西坫南蓋近於奠者故謂之西坫
既夕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是近於奠者則
東坫也叅屛牆之坫亦曰反坫而其後又不同郊特
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坫是也是乃外面爲反黃東發
日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牆之所是正所謂屛牆也
蓋反坫與出尊相連是反閣之坫反坫與塞門旅樹
相連是屛牆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大宮
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而東發疑論語之反
坫與上家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坫之反
爲爵之反則又不然蓋反坫出尊正與兩若之奸相
合禮各有當不必郊特牲之反坫強弁於論語之反
坫也賈氏不知坫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坫亦
有三者而没以爲累上之坫爲尊在廟中則既謬矣
又誤以豐爲坫不知豐用木坫用出豐形如豆故字

从豆坫以土故字从土不可合而為一也至周書既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以四阿為外向之宇則反坫者亦屏牆也禮記郊特牲云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雜記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亦謂其僭禮也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箋經傳考證曰此與當而可求也君而知禮而並與如同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注鄭曰始作謂金奏周禮大司樂疏翕如變動貌釋文子語魚據反大師音泰注同翕如許及反下引鄭云箋大師周禮大師注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智者為大師小師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賈疏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為之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為大師其次為小師是魯大師必大賢知故子以樂語之也四書考異曰孔子世家有與齊大師語樂事索隱

曰論語子語魯大師樂非齊大師也是殆肄業子卒篇
幸爾議之歟齊大師言樂子年三十五爲高昭子家
臣即論語之聞韶忘味時語魯大師樂乃子自衞反魯
正樂後事本書甚分明始作謂大師金奏者周禮大司樂
疏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
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
鍾而均諸樂也論語後錄曰凡金奏先擊鍾故周禮
大司樂樂師每事皆云令奏鍾鼓鍾先於鼓故也又
金奏鍾師掌之擊以編鍾節以晉鼓樂之始作也㣲注
金奏作於下亦謂始作樂周禮鼓入曦以晉鼓鼓金奏注金奏樂作擊編鐘是也翕爾雜云
合也邢疏翕合也說文云起也御覽五百六十四引
論語注云時聞金奏人皆翕如翕如變動之貌陳鱣
以爲鄭注**從之純如也**〔注〕鄭曰從之八音皆作釋文〔箋〕論語後錄
曰鄭君讀從爲重何晏讀爲縱不云鄭讀爲縱者當
以釋文但云何讀爲縱子用反所引鄭注僅八音皆
作四字御覽五百六十四引從讀爲縱不云鄭注故
云然陳鱣輯古訓宋翔鳳輯鄭注恆以御覽此條爲

鄭注疑何讀鄭本鄭故釋文無兩音錢說非是八音者白虎通禮樂篇云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純如御覽引論語注感人之貌

皦如也

〔注〕**鄭曰皦如清別之貌**釋文皦如古了反鄭云云〔箋〕說文皦玉石之白也詩大車釋文皦本又作皎正義皦者明白之貌說文皎月之白也故曰明白之貌明白與清別義近御覽五百六十四引清別上有使字

繹如也

〔注〕**鄭曰繹如志意條達之貌**釋文繹音亦鄭云云〔箋〕說文繹抽絲也詩載芟驛驛其達爾雅作繹繹彼以繹繹狀苗之遂故鄭以繹如為志意條達貌御覽五百六十四引論語注同條班固傳注作調

以成

〔箋〕周禮樂師注成謂所奏一竟孫星衍書臯陶謨疏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論語別記曰鄭云始作謂金奏時者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注云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以鐘鼓先擊鐘次擊鼓詩鼓鐘正義

云樂器多矣以鐘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鐘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云問金作人皆翁如變動者國語云鐘不過以動聲韋注動聲者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illegible]詩鼓鐘欽欽傳云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欽翁聲相近言變動者亦使人樂進之意翁本訓合釋詁翕合也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大族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鐘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又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注云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鍾陽氣

之首大呂爲之合疏云黃鍾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
故據鍾而言大呂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
亦互通也言爲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均
諸樂必舉此二者以其亂合六樂皆然是合以作樂
言變動以聽樂言於鄭義皆可通矣云從讀曰縱縱
之謂八音皆作者從縱遷大司樂八六樂者文之以
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
乃成也大師註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
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覩之
矣上始作既單言金奏此云從之則言八音可知金
奏始作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樂進由是從之以均
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純如成和之
美者高誘呂覽注純美也王逸徒鄭注至美曰純鄭
樂記審一以定和注審一審其人聲也疏云人聲雖
一其感有殊當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也何解純如
云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如和諧也非鄭義鄭
兼和美二義釋之言八音並作之時審人聲之盡美
知和氣所感也云皦如使清濁別之貌也者埤蒼云

皦明也鄭注大司樂三禘圜鍾函鍾黄鍾爲宮云凡
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淸者爲徵羽樂記倡和淸
濁注淸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黄鍾至大呂足十二律
五聲八音皆有淸濁又樂記比物以飾節注云比物
謂雜金革土絶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
淸濁唯明者能之云繹如志意條達音周頌驛驛其
達箋達出地也釋訓繹繹生也釋驛道言美心之感
發如草木之有生意暢茂條達也樂記云志意得廣
焉孟子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
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樂至此而每變足以致物矣
大司樂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疏云燕禮日終
尙書日成此云變蓋樂之始必以六律六同求天地
陰陽四時之合由是以均五聲八音美感人之和而
明制器之別而終歸於五性之德所生以爲移風易
俗感格鬼神之本知此而後四代之樂可得而觀故
夫子以語魯大師歟維城桼莊氏引鄭註感人之貌
作成和之美而讀咸爲咸者易咸象傳云咸感也說
文感从心咸聲惠棟周易述云咸感古今字使淸別

之貌清下增濁字蓋以下用別字應有此義此或別有所本非有意增益鄭注也論語發微曰孔子世家記此節於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後知語魯大師者即樂正雅頌得所之事始作是金奏頌也攷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人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綴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即樂記所謂辨一以定和也繼以笙人笙者有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瞭如繼以閒歌謂人聲笙奏閒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聯緜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名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即鄉樂周南關睢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一終為一備備亦成也鄭鄉射禮注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

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源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旂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不閒不合鄉樂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事指鄉樂也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大司樂曉以燕禮云終尚書日成闕儀者論語於金奏至閒歌以翕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樂也汪矣習經論小日古樂之亾久矣其制之存者見於舉陶談奚聲鳴球一節知樂有堂上堂下之分也至儀禮鄉飲酒禮燕禮而升歌笙閒合樂也禮備矣論語言樂者二章其曰關雎之亂謂合樂也而子語魯大師一節尤為明盡曰始作者謂升歌也翕合也謂掌上瑟聲

與歌聲合也曰從之則笙入以後三節矣曰純如者謂笙入三終也三笙一和其聲純和非如堂上之清也曰皦如者謂閒歌一終也堂上一歌之後閒以堂下一吹明晰而不雜亂也曰繹如者謂合樂三終也堂上歌關雎則笙吹鵲巢應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應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應之其時歌樂與眾聲齊作纍纍如貫珠也至是工告正樂備而爲一終矣天子諸侯之禮升歌或以頌或以大雅而笙入閒合文序竝同

儀封人請見注

鄭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集解釋文請見賢遍反【箋】四書釋地曰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論語補疏曰邢疏引春秋傳衛侯入于夷儀疑與此是一條後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爲齊衛之界孔子至衛未嘗由齊非是此也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縣也水

經注引西征記亦以儀封人即浚儀縣而鄭氏非之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邱皆在其北孟康言長邱在封邱杜曰宋地郡國志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杜曰鄭地孟康言春秋匡在長垣文八年晉侯歸匡戚之田于衞杜曰匡本衞邑中屬鄭又祭城杜言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是長垣爲衞鄭交界之地長垣之東爲沙陰杜以鄭之武父在東北封邱之東爲陵東杜以爲廢延之別名又以鄭之隸城在西南漢志東郡南燕縣南燕國通典滑州胙城縣漢南燕縣古南燕國隱五年衞以燕師伐鄭土地名云東郡燕縣然則封邱以北長垣以南向有南燕國郡國志東郡燕縣有平陽亭有瓦亭平陽[illegible]六長陵皆衞地杜皆以爲在燕縣東北又衞之平邱[illegible]十宛濮檀[illegible]蒲垣杜皆以爲在長垣劉昭引陳留志檞居在封邱則以漢縣計之衞之境止得長垣多得封邱南燕少自此而南皆鄭宋地衞不得有之使儀封人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之間雖爲由鄭至衞之道而邑非衞邑矣鄭云蓋衞邑蓋者疑詞也封人

邢疏並引周禮左傳文證之論語偶記非之謂周禮封人掌設王之壝爲畿封而樹之與論語別左傳則與論語一例隱元年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桓十一年傳祭封人仲足又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昭十九年郹陽封人二十六年傳呂封人華豹皆冠以邑名乃彊吏也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注包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者也集解○釋文從者才用反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釋文於喪息浪反箋禮記檀弓注喪謂仕失位也論語後錄述其從祖氏云喪讀如將喪斯文未喪斯文之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天子爲木鐸釋文木鐸直洛反箋周禮小宰注古者將有新令必循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焉論語曰木鐸振文事在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素

王則言而爲教春秋說曰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爲木鐸制天下法則論語述何曰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將受命制作春秋垂教萬世也羣經識小曰鐸如今之鈴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其金口而金舌者謂之金鐸金口而木舌者謂之木鐸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揚子法言學行篇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釋文韶常遙反舜樂名盡津忍反註同（注）鄭曰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于堯又盡善謂太平也御覽五百六十四西（箋）曰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史記吳世家集解引服虔注云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又盡善也謂景祐本漢書董仲舒傳引也作矣西漢會要同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鄭曰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大平也御覽五百六十四【箋】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注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大武周公所作樂也服虔云憾恨也恨不及己以伐紂而致大平也曰知誅曰觀札論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于天下猛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當而崩諫此武之未盡善也論語補疏曰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大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讖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論語後錄曰呂不韋書周公作大武案即詩於皇武王之奏也毛公亦云周公作禮記樂記云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注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孔子曰韶盡美矣云云正義曰舜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

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干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比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大平闓陳壽祺左海經辨曰漢書禮樂志曰高祖廟奏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宋書樂志魏文帝黃初二年改文始曰大韶舞五行曰大武舞南齊書樂志晉傅元六代舞歌有虞韶舞辭爲武舞辭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烈舞爲武舞宣烈即古之大武凱容本舜韶舞也宋志又曰晉武帝太始二年改制郊廟歌其樂舞仍舊九年荀勖知樂事使郭夏韶譜作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勖及張華傅元又各造此舞歌辭蓋周存六代之樂至秦惟餘韶武歷漢魏晉初其樂譜皆相承用不造新曲自荀勖等號刱舞詞韶武遂亡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箋〕

論語俟錄曰漢書五行志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伏氏洪範五行傳鄭注云容當爲睿睿依志義爲睿觀讀如觀政之觀維城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語意與此相似

里仁第四

釋文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注〕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集解〔箋〕說文里居也篇目釋文里猶鄰也周禮遂人五鄰爲里孟子公孫丑篇趙岐注里居也仁其最美者也

擇不處仁焉得知〔注〕鄭曰求善居而不擇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也集解○釋文不處昌呂反後不音者及注

同焉得於虔反知音智注及下同【箋】後漢書張衡傳匪仁里其焉宅兮李賢注引此擇作宅云里宅告居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論語古義曰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為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曰簡擇不處仁為不智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箋】禮記坊記小人貧斯約注約猶窮也王逸楚辭招魂注約屈也不可以長處樂釋文處樂音洛仁者安仁【注】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集解知者利仁【注】王曰知者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也集解【箋】禮記表記引此二句不云論語冊府元龜品藻部鍾繇等對魏文帝曰仁者安仁性善者也知者利仁力行者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仁

者樂道智者利道亦此意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釋文能好呼報反能惡烏路反箋禮記緇衣云惟君子能好其正其惡有方彼所謂明君子即此所謂仁者也後漢書下邳惠王衍傳注漢和帝詔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論語補疏曰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為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為能好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釋文無惡如字又烏路反箋漢石經惡作惡無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箋說文欲貪欲也論衡問孔篇刺孟篇鹽鐵論褒賢篇後漢書陳蕃傳引處並作居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

成名釋文惡音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注馬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集解鄭曰造次倉卒也釋文造次七報反馬云云鄭云云云顛沛音貝僵居良反箋漢書河間獻王傳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顏注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詩大雅蕩篇顛沛之揭傳顛仆沛拔也正義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爲仆沛者勿違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爲拔維城案讀拔如字是以爲大木斯拔之拔非也陳奐疏顛讀爲蹎沛讀爲跋拔與跋通說文蹎跋也跋蹎也蹎跋本字顛沛假借字論語竢質曰說文解字趀倉卒也从走朿聲讀若資鄭公讀次爲趀也顛沛讀若趚𨀁說文解字曰趚走頓也从走眞聲讀若顛𨀁步行獵跋也从足貝聲是從江說顛沛當爲趚𨀁從陳說當爲蹎跋而其以顛沛爲假借則同也穀梁

僖二十三年傳註引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無終食之閒句當是撮舉

經文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釋文好仁呼報反下同惡不仁惡烏路反下同箋漢石經好仁下無者字惡不仁者其為仁矣箋吳志顧雍傳注引矣作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箋禮記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論語後錄曰君子羣而不黨故謂黨為過論語補疏曰觀讀如觀其所由之觀但見其

過而概加責焉非仁也謂視而察之則知仁術矣各於其黨即是觀過之法此爲沿民者示也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後漢書吳祐傳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性伏罪祐屏左右問其故歎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斯知人矣仁作人疑當時本有作人者四書賸言謂仁是人字本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箋漢石經矣作也日知錄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箋說文議語也論議也蓋謂不足與論道語道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注鄭曰莫無所貪慕也釋文適丁歷反鄭本作敵莫武博反鄭音慕云云與比毗志反箋論語古義曰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赴於適者荀子君子篇告無適也注皆讀為敵陳鱣曰鄭讀莫為慕者以慕从心莫聲古本作莫耳白虎通諫諍篇曰君所以不為臣隱何以為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為畢隱為不可殆也論語後錄以為此言君臣而僭其文范甯訓適莫為厚薄無依據又後漢劉梁和同論云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李燮傳燮拜議郎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其時潁川賈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

子曰君子懷德箋說文懷念思也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

惠注包曰惠恩惠也集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釋文放於利方往反箋漢書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贊注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怨說文云恚也恚恨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注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集解箋班昭疏賈逵薦劉般書並引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知古本乎字上有於從政三字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注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集解箋潛夫論貴忠篇引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疑卽約舉此章文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釋文參乎所金反貫之古亂反箋貫有行事兩義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經義述聞曰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謂之貫矣曾子曰唯釋文曰唯維癸反箋說文唯諾也禮記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注應辭唯恭於諾正義父與先生呼召稱唯唯除也不得稱諾其稱諾則似寬緩驕慢據此則唯與諾有緩急之辨維城案夫子呼參以先生而呼弟子故曾子曰唯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箋門人邢疏以爲曾子之門人秀水朱彝尊因之謂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人臨海金鶚求古錄曰此說非也古人著書自有體例論語一書凡孔子弟子皆稱門人其非孔子之弟子則異其辭如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曾子有疾召門弟子不直稱門人所以別於孔子弟子也夫子語曾子以一貫此時曾子在夫子門不得舉其門人同侍則問於曾子者必夫子之門人也曾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

釋文忠恕音庶【箋】說文忠敬也恕仁也周禮大司徒疏中心曰忠如心曰恕全祖望經史問答云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惟曾子得聞之次之則子貢而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向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顏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即一以貫之也哀公向得聞此與言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人不如曾子從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亦未可以槩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即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吏無問此者乎洪頤煊湯錫蔣胥氏一貫論多從其說惟趙春沂論謂一毌之指或曰兼體用或曰兼知行或又曰一爲忠毌爲恕此皆不明六書之詁者也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毌一者何惟初大始道立于一故曰一達謂之道此一毌之指無可易者今日即說文六書之例推之文从一者一在上爲天一在下爲地如又从二在天地之関不字从一一猶天也至字从一一猶地也故古文上下字皆从一从丨丨者上下通也此非一田之謂乎上亦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土一者道也此非一毌之謂乎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丨而四方中央以備此又非一田之謂乎且忠恕二字皆从心六書之例又或以一爲心如音聲生于心行節于外謂之音从言合一丨即心也是忠恕之爲一毌與六書誼

合此證之說文

而可通者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箋】說文無喻字錢坫臧鏞並云當作諭論語述何曰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事也故君子不可貨取而小人當因其所利而利之

子曰見賢思齊焉【注】包曰思與賢者等也【集解】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注】包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集解】【箋】禮記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下引此文祭義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注順而諫之即此幾諫也論語後錄曰幾微也坊記微諫不倦微諫

即幾諫內則所謂柔聲以諫也白虎通德論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揉之木無毀傷也案木子火木火之父故論云爾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注包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集解箋禮記坊記微諫不倦注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是所謂諫不倦者即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勞而不怨皇疏引禮記雖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不為證邪疏謂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勤不得怨父母義皆未允經義述聞曰高誘淮南精神篇注云勞憂也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下文曰推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證祭義曰父母愛之喜而勿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事相近又一證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注鄭曰方猶常也集解箋禮記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鄭曰孝子在[illegible]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一[illegible]文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illegible]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箋曰[illegible]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注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集解○釋文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

鄭玄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爲恥其身之行將不及也集解〇逮音代又[illegible]

計反爲身【箋】上元管同四書紀聞曰出如小德子僞反出入之出其訓踰也過也舊說非[illegible]

釋文鮮矣仙善反少也【箋】後漢書王暢[illegible]引無者字漢[illegible]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外戚傳引無矣字師古注謂論語載孔子之言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經讀[illegible]異曰此凡兩讀以約句失之者鮮矣句又以約失之者句鮮矣句義竝通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注】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集解鄭曰言欲難釋文欲訥奴忽反包云云云鄭云云行

下孟反下同【箋】說文訥言難也玉篇訥下引論語君子欲訥於言或作吶禮記檀弓文子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吶吶舒小貌正義謂言語卑下也維城案舒有遲緩意遲緩則無易言是兩義可兼通史記萬石君傳贊引此徐廣注訥字多作詘音同假借

遲鈍徒頓反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箋】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引此以爲積善累德之效顏師古注鄰近也

言修德不獨坐爲之而已必有近助也易坤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虞翻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德不孤孔子曰必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注】鄭曰數謂數己之功勞也 釋文鄭世主反謂數云云梁武帝音色具反注同、、【箋】陳鱣曰從古爲臣者自矜其功每多被黜故鄭云爾

論語古注集箋卷二終